

星辰落残情现千年情劫万般恩怨
逆时光乾坤转历经磨难重寻起源

心梦无痕◎著

七界传说 后传 9

天纵
下横

百万读者翘首以待的精彩新传奇
讲述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带您进入一个崭新的奇幻仙侠梦境……

七
界
傳
說

天縱
下橫

后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界传说后传. / 心梦无痕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978-7-80680-675-3

I. 七… II. 心…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778 号

出 版 人: 李丽玮
策 划 人: 柳雁阳 韩景明
责 任 编 辑: 姚宏文
装 帧 设 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 合 推 广: 幻界 STORY 悦读时代

七界传说后传

心梦无痕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7 印张 3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80680-675-3

定价: 184.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物介绍

虚无尊主:周身五彩流光,看不到真是面目,因为嫉恨陆云而创立九虚一脉,旗下有九大高手,分别是九虚三圣使,九虚六使者。

九幽冥王:自从二十年前收回巫神之力后,九幽冥王就野心勃勃,一心想要争夺天下,却顾忌陆云,因而一直在暗中活动,并排除风幽前往冰原打探情况。

江南才子:正传中的人物,二十年后重入人间就被一神秘女子所控制,成为了别人利用的棋子。

阳煞、星璇、鬼巫:三位一体,数千年前曾不可一世,乃黑暗世界的神秘高手,与善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天叟:九虚圣使之一,有着超强的实力,在通天水域与天麟一战,几乎致天麟于死地。

幻灵:通灵幻境的主人,有着自我意识,擅于阵法防御之术,曾协助通天叟对付天麟。

清影流光:五色神王甲组卫队高手之一,实力相当可怕,犹在蛇魔之上。

赤影天狼:与清影流光同出一处,实力相当。

四星君:五色神王乙组卫队的四位高手,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玄珠:五色天域里,第一任圣女,如今是五色神王的侍妾,看上去三十左右,美艳动人,一身黄衣。

宏影:三十岁左右,满头红发,傲气逼人。来自暗影堂,是暗影堂首席杀手,统管暗影堂五大杀手,效忠于五色神王。

许墨:五旬上下,肌肤漆黑如墨,宛如黑炭,出自五色天域的刑堂,专管惩治犯人,有着黑脸阎王之称,手段极其残忍。

玄阴鬼母：七旬开外，满头白发，乃五色神王的座上贵宾。

仇若冰：六旬左右，一身黑衣，神情较为淡漠，看不出任何表情。此人乃震宫之主，在五色天域极具威名。

展翼：神王卫队甲组的首领，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彪形大汉，实力惊人。

黄逸飞：是神王卫队乙组的卫队长，实力仅次于展翼。

高大伟：五色军团的总指挥，身材矮小，与名字正好相反，为人机智聪明，善于用兵。

晓云：女，十七八岁，相貌清秀，眼神冰冷，乃异兽堂统领，负责侦查敌情，出了名的铁面无情。

卧云居士：四十出头，白面无须，为人十分低调，擅长谋略，心机很深。

黎圣杰：二十岁，炼器世家门下弟子，拥有日月神弓中的射日神弓。

赵韵婷：十八岁，黎圣杰的师妹，拥有日月神弓中的逐月神弓。

南宫一剑：三十左右，俊美不凡，是近年来有名的后起之秀，与黄天、左君宇齐名，身份却是九虚使者，后因偷袭天麟而死。

普济大师：又名佛剑柔肠，与南宫一剑同门，也是九虚使者之一，后死于天麟之手。

燕飘飞：九虚使者之一，曾差点置天麟与死地。

癫痴道：修真界的怪道人，为人亦正亦邪，游戏风尘。

紫寒：外号侠医圣心，二十一岁，美艳绝伦，有着堪比新月之美的容颜，一直戴着面纱，很少以真面目示人，在遇上天麟时就爱上了天麟，后与天麟走近，关系亲密。

裂风：十八岁，妖皇裂天与白如霜之女，容貌极美，性格外柔内刚，修为惊人。

目录

第一章	暗涛汹涌	1
第二章	战前筹划	12
第三章	中途遇敌	21
第四章	通灵幻境	30
第五章	一举两得	40
第六章	正面交锋	50
第七章	战况激烈	61
第八章	狂刀战死	72
第九章	始料未及	83
第十章	变化莫测	95
第十一章	错综复杂	108
第十二章	出人意料	120
第十三章	夜梦再现	129
第十四章	身世揭晓	139

第十五章	群聚争夺	149
第十六章	善恶难辨	160
第十七章	日月神弓	175
第十八章	分头行动	188
第十九章	双双南下	200
第二十章	损兵折将	210
第二十一章	故人相会	222
第二十二章	辗转追寻	231
第二十三章	意外收获	242
第二十四章	妖域之行	250
第二十五章	柳暗花明	261

第一章 暗涛汹涌

孤峰雪影，残阳西坠。天边的大雁划破黄昏，带走了白昼的光明。

夜，慢慢来临，晚霞中三道身影破空而现，出现在孤峰绝顶，彼此三方而立，间隔数丈距离。

远远看去，三道身影各自闪烁着不同的光辉，形成三个色差明显的区域，分别是五彩、翠绿与漆黑。其中，五彩区域与漆黑区域最是强盛，翠绿区域虚实不定，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

风呼呼响起，寒流四溢。孤峰绝顶罡风似刃，可来者却毫无所觉。

夜慢慢深沉，时间流逝。当天色完全漆黑，终于有人打破了峰顶沉寂。

“你是谁，为何约我们来此？”声音冷漠而低沉，从五彩区域内传出，朝向那翠绿色区域。

“看她的样子鬼鬼祟祟，要么见不得人，要么没安好心。”嘿嘿的冷笑带着讽刺意味，从漆黑区域内响起。

面对两人的质疑与讽刺，翠绿区域内的那人当即反驳道：“怎么，你们都怕我不成？”声音清脆悦耳，显然是一女子。

“休要得意，本尊岂会怕你。说吧，你约本尊来此，到底所为何事？”五彩区域内，那人显得冷傲不羁。

漆黑区域内，那人冷哼道：“还有本王，你既知我的身份，就应该明白本王不是怕事之人，容不得你呼来唤去。今晚你若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就把命留在这里。”

翠绿区域内，那女子似乎并不在意，语气淡定的道：“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身份尊贵，我岂敢小瞧你们？今夜相约此地，是有一事与两位商议。”

女子的话令人震惊，若然所言是真，这五彩区域之内的男子便是神秘的九虚之主，那漆黑区域内的人便是九幽冥王。这二位可是天下罕见的神秘之人。

对于神秘女子的话，峰顶的两人只是轻哼一声，没有言语，似乎默认了各自的身份。如此一来，这女子的身份就显得格外神秘，到底她是谁，竟能约到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呢？

九虚一脉于近年崛起，十分神秘。九幽一脉则世代流传，一直隐藏在黑暗里。

前者曾出现两位使者，分别是九虚使者黄杰与九虚圣使张帆，先后死在冰原。后者也曾派出两大高手前往冰原，第一位死在天麟手中，第二位便是地狱使者风幽，最终死于瑶光之手。

相似的经历，相同的结果，对于九虚一脉与九幽一脉而言，都是一场挥之不去的耻辱。照说，他们的态度应当大致相同，可实际上，九幽一脉与九虚一脉之间却势同水火。



纵横天下

而今，两大巨头在此相逢，且被同一人相约，此事确实让人惊愕。

当然，更让人惊愕的是，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之间竟然没有动粗，好似故人相逢。

夜风中，三方陷入了沉默。对于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来说，眼下最在意的并非彼此间的仇恨，而是这神秘女子的来历与意图。

作为天下数一数二的人物，今晚的约会就此刻而言，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是暂居下风，因为他二人谁也不知道眼前这神秘女子来自哪里，出自何处？

对于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的沉默，神秘女子显然有所领悟，她只是静静的等待，让时间去融合彼此间的隔膜。

片刻，九幽冥王终于开口，哼道：“说吧，你想与我们商议什么事情。”

见九幽冥王开口，高傲的九虚之主也随即发话，冷声道：“商议之前，你先道明来历，以示诚意。”

神秘女子见二人开口，语气淡然的道：“我的来历不在你们的记忆之中，说了只会让你们更加疑惑。今晚我约你们来此，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想与你们合作。”

九虚之主不屑道：“合作？你以为本尊会与一个不明来历的人合作吗？”

九幽冥王冷笑道：“你既知我二人的身份，就应当知道我们之间势同水火，岂会合作？”

神秘女子道：“朋友之间可以合作，敌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只是方法各有不同。”

九虚之主冷哼一声，不予多说。

九幽冥王沉默了片刻，阴笑的道：“听你这话，对于合作之事似乎胸有成竹，如此你何妨说上一说。”

神秘女子没有马上开口，而是观察了一下九虚之主的情况，见他沉默不言，这才不急不缓的道：“朋友之间的合作可以亲密无间，敌人之间的合作可以划清界线。就我们目前而言，要想亲密无间显然有些困难，但我们可以划清界线，抛开后顾之忧，一心一意的去对付我们那共同的敌人。”

九虚之主冷冷道：“你想对付谁？”

神秘女子不答反问道：“这世上敢与你们为敌，又让你们这等在意的人，会有多少呢？”

九幽冥王哼道：“敢与我们为敌的人自然不多，可敢与你为敌的人，那可就不好说了。”

神秘女子并不生气，淡然道：“不好说不表示很多。”

九幽冥王阴森道：“是吗？既然如此，你何必求助于我们呢？”

神秘女子道：“二位或许误会了，我约你们前来，并非为了求助你们，只是想与二位合作，避免相互敌对，便宜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九虚之主道：“不必东拉西扯，你想对付谁就明说，本尊没有闲工夫听你废话。”

见九虚之主二次重申，神秘女子心知不宜太过，于是语气一转，沉声道：“二十年前，七界归无。二位想必不会忘吧。”

九虚之主冷哼一声，隐隐有些震怒。

九幽冥王稍作沉默，随即语气阴森的道：“你与陆云有仇？”

神秘女子淡然道：“二位不也一样吗？”

对于神秘女子的回答，九幽冥王有些动怒，自己乃九幽之主，却不被这个女人看在眼里，连正面回答都没有一个，这无疑这是一种耻辱。

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九幽冥王冷冷道：“那又如何？”

听出九幽冥王语气不悦，神秘女子语气一转，轻吟道：“我们三者都与陆云有仇，却又都奈何他何，若能彼此合作，相信一定能将陆云铲除。”

九虚之主哼道：“就你，恐怕还没有说这话的资格。”

九幽冥王冷然道：“你奈何不了陆云，不表示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神秘女子有些不乐，轻哼道：“二位不必自视甚高，你们的底细我都一清二楚。若然你们能奈何陆云，这二十年人间也不会这般太平。今晚，我来不是为了与你们斗嘴，而是想告诉你们，只要我们三方合作，就有希望铲除陆云。若是二位没有诚意，不相信我，那你们可以马上离去，我们各行其是，最终便宜的还是陆云。”

听了这番话，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都陷入了沉默，显然在考虑。

片刻，九幽冥王问道：“有关陆云的一切，本王几乎完全了解，并未听说有你这样的一个人。”

神秘女子道：“这一点二位不必怀疑，等我们与陆云见面时，一切自会明了。”

九幽冥王沉吟道：“如此，本王姑且信你一次。现在你就说一说你的计策，我们如何才能铲除陆云？”

神秘女子沉思了片刻，轻吟道：“目前陆云隐而不现，我们很难与他正面交战……”

九虚之主插嘴道：“就算正面遇上，只怕有些人也不敢出手。”

九幽冥王哼道：“休要指桑骂槐，本王与陆云之间确实没有深仇大恨。可二十年前，他对于巫神的一念之仁，却让本王耿耿于怀。”

九虚之主哼道：“仅凭这一点，加上你阴险狡诈的个性，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九幽冥王喝道：“信不信在你，没人逼着你信。”

神秘女子劝道：“好了，二位不必争吵，我们今夜要商议的是如何对付陆云。”

九虚之主冷哼一声，语气不善的道：“陆云岂是那么好对付的？”

神秘女子道：“不可力敌，可以智取。若然我有力敌陆云之力，今夜也不会来此。”

九幽冥王哼道：“如今的陆云修为已达到随心随遇的境界，只怕你区区之计，不但伤不了他，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

神秘女子道：“要对付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正面出击。然而这个方式不适合陆云，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先削弱他身边的势力，从他最亲密的人下手。那样不但可以刺激他，还能打破他平静的心，让他陷入愤怒，从而失去理智。届时，我们再发动突袭，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成功的几率。”

九虚之主不屑道：“说的好听，你以为凡事都会顺着你的心意？”

神秘女子道：“事在人为。我们既然选择了要与他为敌，就要尽一切努力。二位不会只是一时兴趣，稍遇挫折就退却吧？”

九虚之主冷冷道：“你说话最好注意语气，本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九幽冥王哼道：“若然我们只是一时兴趣，你又何必约我们来此？”

神秘女子闻言，笑道：“二位莫要介意，且听我说完再行考虑。”

九幽冥王没有好气的道：“我们已等候多时。”

神秘女子淡然道：“莫急，有些话要细细听才有意思。今夜，我们相约此地，为的是同一个



目的，那就是对付陆云。而说起陆云，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实力深不可测，让我们无法正面上手，唯有从侧面着手。目前，陆云隐居不出，我们首要要引蛇出洞，然后才能实施我们的计划。就我了解，如今的冰原浩劫已起，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引出陆云，我们须得推波助澜，从其他人身上下手，才能引出陆云。”

九虚之主哼道：“这些不必你说，本尊早已实施。”

九幽冥王阴森道：“你说了半天，就尽是些马后炮，你是诚心戏弄本王吗？”

神秘女子不慌不忙，语气淡定的道：“二位稍安勿躁，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有所了解。我之所以重复一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大家都是聪明人，很多事情我们都能想到，可单独去完成，就显得有些顾此失彼。若然我们能真心合作，那到时候顾此失彼的便不是我们，而是陆云。”这话听来不无道理，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都默不作声。

见此情形，神秘女子继续道：“普天之下能引起陆云在意的不外乎两类事情，第一是浩劫，第二便是友谊与亲情。目前，冰原的浩劫已迫在眉睫，这对我们很是有利；我们可以善加利用，趁机削弱陆云在人间的一些势力。同时，针对陆云亲友的攻击也要继续，主要目标便是陆云的儿子天麟，他是最能打击陆云的关键，我们务必要将其消灭。至于易园与除魔联盟，我们可以双管齐下，一边让他们与太玄火龟、五色天域死拼，一边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一有机会就发动突袭，务必扫除陆云的左右臂，以此来激怒陆云。”

九幽冥王哼道：“说起来动听，可行动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须得付出代价才行。”

神秘女子道：“取舍之间，决定成败。要想打倒陆云，我们就得不惜一切。”

九虚之主沉吟道：“你这话不无道理，只是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

神秘女子道：“关于此事我已考虑多时，结合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出了一套详尽的对策。现在，我就先简单讲述一下，二位听完不妨给点建议。”

九幽冥王嘿嘿笑道：“看来你是真的铁了心，早有准备。”

神秘女子毫不掩饰的道：“陆云于我而言是毕生的奇耻大辱，此仇不共戴天。”

九虚之主冷冷道：“少说废话，你还是谈一谈你的对策吧。”

神秘女子轻哼了一下，略显不悦地道：“要对付陆云须得从各方面下手，单一的攻击方式谁也奈何不了他。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二位彼此不和，也信不过我，因此我们三方合作，须得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打陆云一个措手不及。首先，冰原的浩劫能够加以利用，这个可由九幽冥王负责，在暗自推波助澜，即可吸引人间正道的注意力，又可借刀杀人，趁机削弱易园与除魔联盟的实力。其次，追杀天麟之事，可由九虚之主出面，务必在他们父子相见以前将其消灭，以达到激怒陆云的目的。至于我，除了与你们保持联系，传达消息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找到天麟的母亲，尽可能将其生擒，以威胁陆云。若是无法生擒，也要将其消灭，以此来打击陆云。”

九幽冥王闻言，阴笑道：“说了半天，尽是我们在出力，你反倒在后面捡便宜。”

神秘女子反驳道：“冥王此话差矣，我这样分配任务，主要是考虑到你们彼此不和，不方便传达消息，由我出面相对好一些。若是你觉得我的任务很容易，那我们可以互换就是。当然，九虚之主若觉得吃亏，也可以我与互换，反正我们都是相同的目的，各自负责一个方面便是。”

九虚之主冷冷道：“就这三个方面而言，必然是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可若能铲除陆云，

吃点亏本尊倒也愿意。”

九幽冥王哼道：“我看吃亏的不是你吧。”

九虚之主冷哼一声，反驳道：“你休要说三道四，你若承诺必杀天麟，我就与你交换便是。”

九幽冥王哼道：“你在以为本王不敢？”

九虚之主冷然道：“至少在你的潜意识里，不愿正面与陆云为敌。若将消灭天麟之事交给你，只怕你会犹豫不定。”

九幽冥王有些生气，怒道：“你敢看不起本王？”

神秘女子见状，劝道：“好了，二位不必争吵，此事我曾设身处地的为你们考虑过，这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况且，不管由谁执行此事，其目的都是一样，大家犯不着在此时就起争执。”

九虚之主轻哼一声，喝道：“看在共同对付陆云的份上，本尊暂且不与你计较。”

九幽冥王毫不示弱的道：“本王也暂且与你记下，待此事了结，再与你细算。”

神秘女子笑道：“好了，不说这个，我们还是继续商议。目前，大致的计划二位已然了解，接下来我们便详细的商议与分配一下，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当然，前提需要二位提供各自所掌握的最新消息。”

九幽冥王道：“就本王了解，天麟已南下中土，并在途中遇上了陆云的徒弟海梦瑶，两人已相认，如今正结伴而行。”

神秘女子惊讶道：“天麟已遇上海女？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九虚之主哼道：“刚才不是有人嚷着自己吃了亏吗？如今要换回去还不迟。”

九幽冥王讽刺道：“怎么，你后悔了？”

九虚之主冷哼道：“本尊早已知晓此事。”

神秘女子道：“即便如此也不必太过在意，要引开海女并非什么难事。若能将天麟与海女一并消灭，那就更能激怒陆云。现在，夜已过半，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好好商议一下细节。”

闻言，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不再斗嘴，二人与神秘女子平心静气的商议。待得天光破晓之时，三人已制定出一个详尽而周密的对策。

此时，九虚之主与九幽冥王各自离去，唯有神秘女子傲立原地，口中发出阴冷而得意的笑声。

清晨，东方的日出照亮天地，照耀着神秘女子，反射出翠绿的光辉，形成一团光云。

置身其内，神秘女子大笑不已，声音由得意转变为愤怒，最终变为嘶吼声。

这一刻，当四周无人，神秘女子不再掩饰，流露出最真的情绪，竟是恨天绝地。

究竟她是何身份，有着怎样的过去，为何会与陆云为敌？

时间在嘶吼声中过去，当日光变得强烈，神秘女子逐渐恢复了平静，身上翠绿色光芒瞬间转变，被紫红色光芒所代替。

长啸一声，神秘女子弹射而去，目标西南方向，眨眼就失去了踪影。

孤峰，至此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可注定的宿命，谁又能够逃避？

荒原上，一个身影由远而近，迎着风，显得格格外飘逸。

日光下，那是一个手持折扇的儒衣男子，年约四十五六，白面无须，背负一把长剑，既有几分书生的气息，又有几分侠士的神韵。



此时，儒衣男子正贴地飞行，双脚虚空踱步，神情悠然而淡定，周身流露出几分傲气。

天空，秃鹰盘旋，万里无云。空旷的原野上一望无际，远处可见雪山的身影。

迎风飞行，儒衣男子举止随意，目光凝视着远处的雪山，嘴角浮现出几分笑意。

突然，儒衣男子神情一惊，抬头看着天际，空荡荡的上空除了秃鹰不见白云，可却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存在，一直吸引着儒衣男子的注意。

停身，儒衣男子脸色阴沉，冷哼道：“既然来了，何不现身？”

半空，一声惊咦应声而至，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看不出你还有几分本事，竟然感应到了我的存在。”

微光一闪，一个青色的身影无声而来，停留在儒衣男子前方数尺外。

仔细看，这个是一个青衣女子，身材婀娜，可容貌却有些古怪，脸上闪烁着一层奇异的光辉，让人看不清楚她的具体容颜。

儒衣男子有些惊讶，凝视着那张朦胧的脸庞，沉声道：“你是谁，为何刻意掩饰自己的容貌？”

青衣女子打量着眼前的中年男子，淡定自如的道：“红颜祸水，何必追问？你这一身书生打扮，不也是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

儒衣男子心神一震，眼中寒光爆射，厉声道：“你究竟是谁？此行可是冲我而来？”

青衣女子看不清表情，语气倒是很镇定。

“初次相遇，彼此不识，你何必这般紧张。”

儒衣男子眼神狐疑，质问道：“既是初遇，你何以开口就说我在掩饰身份？”

青衣女子笑道：“我不过随口反驳，以对应你询问我掩饰容貌一语，谁想竟然说中了。看来天下人都喜欢故弄玄虚，这真是人之劣性。”

儒衣男子轻哼一声，有些不悦地道：“休要自以为是，我可不是你。”

青衣女子笑道：“我掩饰容貌那是一眼可知，而你掩饰身份却是小心翼翼，算起来我是不如你啊。”

儒衣男子脸色一冷，喝道：“住嘴，你再多说我就灭了你。”

青衣女子毫不在意地道：“恼羞成怒了，你这书生怎么一点修养都没有，白白浪费了这身儒衣。”

中年男子闻言怒极，原本和蔼的脸上流露出狰狞之色，厉声道：“你既然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你。”右手一舞，折扇开启，中年男子于愤怒中发起了攻击。

青衣女子见此情形，身体瞬间后移数丈，挥手道：“不急，要动手也得有个原因。”

中年男子哼道：“我高兴，这就是原因。”

移身而至，中年男子手中的折扇翻飞转动，卷起强劲的气流，朝着青衣女子冲去。

“古人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谁想我今日我遇上个书生，竟也这般不讲理。难不成这西北大草原上的书生，竟与蛮夷无异？”讽刺声中，青衣女子左移右闪，身法快捷。

中年男子一击不成，颇有生气，想也不想地道：“谁说我是西北草原的书生？”

青衣女子反驳道：“难不成你还是江南的才子？”

中年男子闻言一震，身法出现了些许停顿。

青衣女子抓住机会，瞬间摆脱了中年男子的攻势，相隔三丈看着他，眼神中似乎透露出

某种含义。

避开青衣女子的注视，中年男子哼道：“不管江南还是漠北，你既然看不起书生，我就要教训你。”

青衣女子轻笑道：“你可不要冤枉人。漠北的书生我是看不起，可江南的才子，我却是不敢招惹。”

中年男子眼神微变，沉声道：“你究竟是谁，有何目的？”

青衣女子笑道：“我是红颜祸水，专门毒害你们这样的书生才子。”

中年男子微哼一声，不悦道：“我可没功夫与你瞎扯。”语毕纵身而起，竟是折身离去。

青衣女子腾空追去，语气挑衅地道：“想不到江南才子竟怕红颜祸水，看来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此言一出，中年男子立马转身，眼神如刀地怒视着青衣女子，阴森道：“你真要找死？”

青衣女子淡然道：“我来不为找死，只为找人。你若不敢面对，只需留下背上长剑便可离去。”

中年男子微眯着眼睛，冷冷道：“你是冲着这把剑而来？”

青衣女子摇头道：“我是冲着这剑的主人而来。”

中年男子哼道：“你要找的人，二十年前已经死去。”

青衣女子道：“我要找的并非二十年前的那个废人。”

中年男子脸色阴沉，动怒道：“你真要纠缠不清？”

青衣女子道：“我来只想与你做笔交易。”

中年男子哼道：“我从不与女人做交易。”

青衣女子笑道：“只因你还忘不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切？”

中年男子面有怒色，喝道：“住嘴，我说了你要找的人已经死去，休要与我纠缠不清。”

青衣女子摇头叹道：“想不到二十年过去，你竟真的成了一个废人。既然如此，这至毒之器，你也没必要再保留下去，我且收回。”

语毕，青衣女子缓缓靠近，周身发出玄青色的光芒，挟着一股如山之气，作用在中年男子身上，震得他连连后退。

中年男子脸色一惊，眼中神光闪烁不定，似乎在犹豫什么事情。

很快，青衣女子就逼近一丈距离，这让中年男子没时间考虑，口中怒吼一声，体内爆发出惊人的气势，周身黑雾弥漫，与青衣女子展开了对峙。

奇异一笑，青衣女子道：“原来还没有全废，只是心智颓废，还有救治的余地。”

中年男子又惊又气，怒道：“闭嘴，你再出言不逊，我就灭了 you。”

青衣女子不以为然的道：“你又不是江南才子，我岂会怕你？”

中年男子闻言气急，怒声道：“可恶，你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今天我非要杀了你。”

弹射而起，中年男子怒气袭人，反手拔出背上的长剑，一抹黑芒瞬间划破了天际。

悬浮半空，中年男子手中漆黑的长剑剑气惊人，煞气惊魂，挥洒之际剑芒凌空，使得原本温暖的天气瞬间变得寒冷。

四周，阴风阵阵，寒气刺骨，阴毒的剑气如厉鬼咆哮，笼罩着这片区域。

见此情形，青衣女子并不在意，玄之又玄的出现在中年男子身前，语气淡漠地道：“江南才子，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是交出噬心剑，从此隐姓埋名。第二，与我一战。你赢了便可自由



离去，你若败在我手中，须得为我办三件事情。待完成之日，你便可离去。”

中年男子怒道：“我要是不同意呢？”

青衣女子道：“这事由不得你，你只能二选其一。”

中年男子怒啸一声，狂笑道：“既然如此，就让我瞧瞧你有多大本事，竟敢不把我江南才子放在眼里。”

青衣女子冷然道：“这就是你的选择？可曾考虑仔细？一旦开始，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除非你胜利。”

江南才子哼道：“虽然经历了当年的那件事后，我发誓再不与女人做交易。可若是你能打赢我，我也绝不反悔。”

青衣女子淡然道：“如此，你就拿出本事，我们以十招为限，我若不能在十招内打败你，我就放你离去。”

江南才子怒道：“好大的口气，我今天就要见识一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语毕，江南才子展开攻击，手中噬心剑翻飞转动，数不尽的漆黑剑芒铺天盖地，挟着阴毒无比的煞气，朝着青衣女子涌去。

面对江南才子的攻击，青衣女子显得很淡定，身体在半空中高速旋转，以快若流光的速度，一次次避开敌人的攻击。

针对这种情形，江南才子不敢大意，一边提升修为，一边施展噬心剑诀，逐步扩大控制的区域。

很快，方圆数里之内充斥着高速流动的剑芒，形成一个漆黑的区域，在日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这时，两人交战五招过去，江南才子的噬心剑诀阴毒诡异，却丝毫不曾伤到青衣女子。

为此，江南才子很是心惊，一种隐隐的不祥之感涌上了他的心底。

然而就在这时，青衣女子竟似看透了江南才子的心意，抓住他心神失守的一缕缝隙，瞬间出现在江南才子的面前，左手玄之又玄地夺下了江南才子手中的噬心剑，右手印在了江南才子的胸口上，一举将其震飞。

“第六招，你输了。”语气平淡，青衣女子打量着手中的噬心剑，眼神隐约中透着几分古怪。

江南才子闻言一颤，身体并未受伤，可对于这样的结果，却很是伤感。因为他一直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落败。

抬头，江南才子看着青衣女子，问道：“我是不是真的不如当年了？”

青衣女子看了他一眼，随即将噬心剑扔给他，语气淡然的道：“以修为而言，你应该是更胜当年。可惜当初那个女人在你心中留下了一个烙印，这就是你的破绽。你若无法将其忘记，这破绽就会永远存在。”腾身而起，青衣女子直奔西南。

江南才子闻言一叹，眼神复杂的看了看远方，随即便腾空而上，跟在那青衣女子身后，眨眼就消失不见。

二十年过去，江南才子重现人间。谁想竟遇上这神秘的青衣女子，一战落败。

想当年，江南才子就是因为鸣啸阁主的缘故，差一点死在中原。而今，旧事重演，江南才子是重蹈覆辙，还是另有所遇？

此外，青衣女子是何来历，她收服江南才子有何目的？

寒风呼啸，飞雪弥天。辽阔的冰原上，有一个奇特的存在。

远看毫不起眼，近看才能发现，那是一个凹陷的深坑，状似花瓶，上小下大，内部充斥着浓黑迷雾，正高速转动，形成一个黑色的漩涡，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状态。

坑外，风雪依旧，两不相干，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巧妙的相连。

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在深坑旁边，如幽灵般凝视着坑内的黑色漩涡，没有丝毫征兆，也不知从何而来。

风雪中，这个黑影显得很古怪，身体宛如雾气组成，不时会出现波动的痕迹。

凝视了良久，黑影纵身跳入坑内，在身体被黑雾笼罩的一刹那，周身泛起了一层水波纹，将身外的黑雾推开数尺，形成一个透明的结界，露出了一朵黑色的莲花。

届时，那莲花在结界之中自行旋转，方向与深坑之中的黑色漩涡一致，且色彩由黑转淡，逐渐透明起来。

随着黑影的加入，深坑之中那平衡的状态出现了倾斜，大量的黑雾朝那黑影涌去，围绕在他的结界之外疯狂地旋转。

如此一来，深坑中心部位的漩涡开始偏转，内部气流出现了混乱，平衡的状态随时可能被破坏。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关键起来。那黑色的漩涡能维持多久，平衡的状态能否存在，此时谁也无法预见。

风，呼呼作响，气流乱窜。巨大的漩涡开始加速，边缘位置已出现了明显的高矮。

眼看漩涡就将偏离中柱旋转，整个深坑将毁于一旦。

这时候，深坑上方两道黑影先后出现，毫不犹豫的射入深坑之中，与先前那黑影形成一个正三角，各自发出一个透明的结界，并高速旋转。

这样一来，先后进入深坑的三道黑影以漩涡为中心，形成一个三角形，以同向旋转的方式，在深坑之中争奇斗艳。

很快，倾斜的漩涡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深坑之中出现了一大三小四个漩涡，巧妙的融合起来。

仔细看，最先进入深坑的黑影在黑雾之中呈现为一朵几近透明的莲花。而后进入的两道黑影，在黑雾之中分别呈现为枯骨与骷髅头，彼此构成一副完整的骨架。

如此景象令人惊讶，究竟这三者来自何方？

时间，在无声中流淌。当三位神秘来者减速旋转，那已然是两个时辰之后了。

此时，三者在黑雾中透明光亮，枯骨、头颅与莲花各自升起，在脱离了黑雾笼罩的范围后，各自转变成另一种形态。

其中，莲花恢复成了人形黑影，头颅变成了一具没有头部的石像，右手握着一把布满花纹的石剑，左手掌心画着一副阴阳八卦。

枯骨则演化成了一个双腿残废，双眼已瞎，全身漆黑的丑恶老者。

细看三者的外貌特征，莲花所化的黑影最是神秘，让人看不出任何痕迹。

骷髅头所化的石像颇为诡秘，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剩下枯骨所化的丑恶老者，其外貌特征更是明显，见过之人一眼便能认出，他便是那诡秘



阴邪的鬼巫。

如此三人，齐聚此地，是巧合，还是约定？

相互凝视，三者一时间沉默无语，似乎在怀念，又似在感慨，气氛显得有些诡异。

半晌，鬼巫打破了沉寂，语气平淡的道：“数世之隔，因缘再聚，这一次我们决不能前功尽弃。”

石像阴森道：“二次相逢，誓雪前耻，谁也阻止不了我们。”

莲花黑影冷冷道：“当年的憾事我还牢记在心，这一次我要连本带利一并收回。”

看着二人，鬼巫脸上表情奇异，低声道：“当年是我们过于心急，以为仅凭我们之力，就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你们双双被封印，仅余我苟延残喘，逃亡至此酷寒之地。”

石像恨声道：“想当年，我们纵横天下，所向无敌。谁想最后关头，却遭逢意外，功败垂成，我真的好恨。”

莲花黑影怒笑道：“莫要失意，当年我们是少了一点运气。如今，主人苏醒在际，只要我们协助主人恢复记忆，传承宿命，试问天下谁人能敌？”

石像闻言，不甘地道：“当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运气不济，不肯相信宿命。如今，再次重聚，虽然我还是不愿相信，但却不得不承认，少了主人的存在，我们确实无力扭转格局。”

鬼巫劝慰道：“过去的已然过去，我们在意的是未来的事情。现在，主人的转世之身已逐渐清醒，我们等待已久的时刻即将来临。”

莲花黑影有些惊喜，询问道：“你见过主人的转世之身？”

鬼巫点头道：“我曾两次与之相遇，无奈他沉迷佛法，一时间还难以清醒。”

石像道：“主人的转世之身名为善慈，我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化解了身上的封印。当然，这一切都要感谢鬼巫，是他想到了这个妙计，为我解开了封印。”

莲花黑影闻言惊疑，疑惑道：“鬼巫是谁？”

嘿嘿一笑，鬼巫道：“那是我现在的名字，为的是隐藏身份。待主人完全苏醒之际，我会恢复昔日阴宿之名。”

莲花黑影轻哼一声，有些不悦地道：“想当年我们星璇、阳煞、阴宿是何等的风光，除了主人之外，普天之下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而今，你却竟然隐姓埋名，这岂不有损我们的名誉？”

鬼巫闻言并不生气，轻声道：“当年我们就是太过自负，才落得如此结局。我为了等待主人转世，如此做也是权宜之计。如今，我们三位一体，重聚此地，期盼已久的日子即将来临。”

石像道：“星璇，你也莫要责骂阴宿，他这样做也都是为了主人。想当年，阴宿若不隐姓埋名，下场极可能与我们一样，大家都被封印起来，又哪来今天？”

莲花黑影（星璇）哼道：“好了，过去的我也不想提了，既然主人的转世之身已然出现，我们就商议一下，尽早让他恢复记忆，率领我们重夺天下，建立新的世界。”

鬼巫道：“关于此事，在你到来之前，我已经与阳煞谈了一下，结合目前人间的状况，制定出了一个对大的对策。首先，你需要与善慈见上一面，这是注定的宿缘。其次，善慈深受佛法影响，脖子上挂着佛门至宝天佛琉璃珠，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阻碍，须得设法破坏。第三，善慈身边的人似乎已然知晓他的宿命，都在刻意阻挠，这也是一个麻烦。”

星璇闻言不以为然，冷哼道：“你说的三点都很好办，第一，我与他见面并不困难。第二，那天佛琉璃珠既然是个障碍，我们就毁了它。第三，关于善慈身边之人，不管是谁，只要阻碍